

9-1-2016

# 從電影《希特勒回來了》看法西斯主義 未曾離去

Wai Sum W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Film and Media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慧心 (2016)。從電影《希特勒回來了》看法西斯主義未曾離去。文化研究@嶺南，5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4/iss1/4/>。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電影《希特勒回來了》看法西斯主義未曾離去

黃慧心



圖為電影海報

（圖片來源：

<https://criticalteatime.wordpress.com/2015/11/03/scarier-than-most-horror-movies/>）

## 引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阿道夫·希特勒<sup>1</sup>自殺身亡，隨後納粹德國在同年五月八日宣布投降，德國成為戰敗國，納粹勢力被粉碎。然而，包括納粹在內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有跟隨希特勒之死及納粹倒台而消失嗎？德國，以至世界各國是否不再存在壯大法西斯或希特勒的土壤？

---

<sup>1</sup> Adolf Hitler 香港譯名為希特拉，但由於本文分析的電影及小說文本均採用了中、台譯名希特勒，故本文統一使用希特勒。

電影是藝術，亦反映當代歷史與現實社會，電影既可以作為研究當代社會的史料，亦是研究社會的現實意識，<sup>2</sup>以及形塑社會意識形態的工具。德國電影《希特勒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英文譯名Look Who's Back，2015），<sup>3</sup>多少反映了德國社會及政治的現狀。電影及小說以希特勒自殺未遂，昏迷醒來已穿越時空，置身現代德國柏林，身穿軍服的他以「模仿」希特勒藝人的名義，亮相電視節目，又成為網絡紅人，月旦德國政治及民生議題，迅速走紅並獲得大批德國人支持的故事。

儘管二十一世紀的多元人種及文化，跟昔日的第三帝國大相逕庭，但希特勒深信自己再次被命運賦予了重要的責任，解救德國。身處現代的希特勒，借助對他而言屬於新媒體的電視及不可思議的社交網絡平台，宣傳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招攬支持者。在這種環境下，即使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不在他身旁，但現代科技、普遍的人們也可以成為他的宣傳機器，以至化身為現代「戈培爾」。因此，人人都有可能及可以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推手。

### 希特勒的宣傳技倆與現代媒體

在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是德國人絕對的元首、魅力型領袖，但德國戰敗後，希特勒的形象各走兩極，一是像差利·卓別靈電影《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1940）般的滑稽丑角，二是蘇聯電影中的惡魔和狂人形象。<sup>4</sup>這無疑是典型的勝利者的歷史書寫的典型。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歐國家戰後的主流文化策略之一，是以歷史之名遮蔽、壓抑人的記憶，以消解對現實與歷史的批判質詢。<sup>5</sup>被醜化或被妖魔化的希特勒，令人以為納粹主義、大屠殺猶太人及第二

---

<sup>2</sup> 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14年9月），頁207

<sup>3</sup> 電影台灣譯名為《吸特樂回來了》，筆者看的是網絡影片公司 NETFLIX 播放的版本。

<sup>4</sup> 資中筠，〈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共識網」，2016年1月4日

<sup>5</sup> 戴錦華，〈歷史、記憶與再現的政治〉《藝術廣角》2012年4月

次世界大戰，只是一個「瘋子」、「惡魔」引發的個別事件，而未能了解歷史並作出反思。被列為喜劇電影的《希特勒回來了》，改篇自德國作家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二零一二年出版的同名暢銷小說，故事中希特勒從一九四五年穿越到二零一四年的德國。根據電影情節的發展，希特勒迅速在電視及網絡走紅，他大部分時間板着臉，用其上世紀的思維正經八百地評論政治民生議題，其形象看似跳不出狂人夾雜滑稽的框框。當他被蜜蜂叮咬會像孩子般喊痛流淚、捉弄「發掘」自己當明星的潦倒電視台職員法比安·薩瓦茨基觸到電網時，自己亦意外觸電；但面對鏡頭、面對民眾時，又會認真地借德國面對的大量土耳其及其他移民問題、失業率、兒童和老人貧困等議題，乘機宣揚維護德國日耳曼民族血統及排外等言論。不過，《希特勒回來了》這樣安排，是為了嘲諷以往曾將希特勒臉譜化、將之角色定型的影視作品，因為電影有一幕剪輯了《大獨裁者》等作品動作誇張的希特勒的片段，並借用希特勒的對白表明立場，「許多跟隨者試圖讓大眾理解我的苦心，但都失敗了。」意指醜化或妖魔化希特勒，只會遮蔽歷史。



《希特勒回來了》電影截圖

《希特勒回來了》原著小說及電影的修辭手法，均借用了希特勒在二十世紀的宣傳手法，其中原著小說以希特勒的視角說故事，全書絮絮念念地說出他穿越到現代後的「奮鬥」過程、雄圖大計，顯然是模仿希特勒的口述自傳，其後變為其主要宣傳工具之一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1925）的書寫手法，小說的情節如希特勒考慮應否加入現有政黨的盤算，更是幽默地回應《我的奮鬥》中希特勒講述自己加入政黨的考慮。電影的修辭更為明顯，片頭先以高空拍攝柏林全景觀，展示德國現代城市的發展及情況，繼而鏡頭轉入人群中，跟被視為納粹宣傳及動員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1935）以雲層上俯瞰德國城市、地面上集結的人群的影片開首作呼應。《希特勒回來了》小說及電影的手法無不在揭示希特勒在現代的宣傳技倆的故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出了三種明確的手段，以達致他擴張德國領土的目標，包括宣傳、外交及武力，當中用了相當多篇幅講述他的宣傳技倆。他認為宣傳是一種手段，須事先規劃，但亦要隨目的而變動，「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顧及到低知識群的接受程度……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他指出，有效的宣傳必須集中在特別重要的兩三點上，而且要將這兩三點反反覆覆表現在標語和口號之中。<sup>6</sup>

電影中的希特勒，正是不斷重覆兩三個「政治理念」，一如以往。雖然一直堅持自己真名為阿道夫·希特勒，但電視台及外界卻只認為他是模仿「已故德國元首希特勒」的藝人，並以這種身份跟薩瓦茨基遊遍德國，一再借了解民生之名，撩撥德國人對移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甚至以德國狼狗跟其他品種交配會繁殖出「醜獍」了的混種狗邏輯，重覆宣傳其保持德國日耳曼血統、外來移民族蠶食德

---

<sup>6</sup> 陳式編譯，《希特勒——我的奮鬥》（文國書局，2004年），頁65-66、頁275

國資源及破壞德國人生活等納粹思想。

希特勒在電影中擺出一副為民請命，說出大家不敢宣諸於口的想法，藉着這些狂妄言論及希特勒造型，吸引大眾。跟他聊天的人往往會被不自覺順着其思維，而認同他的說話。自他亮相電視評論節目後，很快通過電視、YouTube及Facebook等新舊媒體而走紅，他在街頭、電視上的「表演」，卻通過網上社交平台而迅速傳播，甚至有大批YouTuber模仿及評論他的言行，令希特勒及其言論不斷被中介及再現，種族歧視等言論亦被當作笑話、台詞或嘩眾取寵行為；更甚者，希特勒通過Facebook徵召支持者，並成立了類似親衛隊的保鏢團隊。

由希特勒出現、四出訪問民眾，以至在電視發表狂妄言論，電影中大部分人並不排斥，反而會跟他合照、握手，或坦然地接受訪問，幾乎沒有人對眼前這個自稱希特勒的人有所質疑。或許就像希特勒本人的宣傳理論，謊言扯得愈大愈好，愈是大言不慚，愈是有宣傳效果；愈大的謊言，愈易被群眾相信，而且不易被拆穿，因為群眾不會相信有人敢如此顛倒是非。<sup>7</sup>

### 歷史的記憶與反思

電影中第一個發現希特勒並非藝人的是希特勒電視台女助手的祖母，一名患有腦退化症的猶太老婦。她以受害者的身份喝斥希特勒，更對孫女說：「想想你的家人，想想那些人，那麼多人死了。」電影借用一名記憶力不清的倖存者，提醒年輕一代的德國人，別忘了希特勒的惡行，而他正在大家眼前。這種處理手法充滿意涵，大屠殺對受害的猶太人來說是不能忘記的回憶，但對於德國人而言卻有不同意義。按耶爾恩·呂森（Jörn Rüsen）就德國人對納粹時間和大屠殺歷史的自我諒解演化進行分析，他認為隨著世代更迭，德國人納粹大屠殺的距離日益增加，

---

<sup>7</sup> 陳式編譯〈附錄二：狂人的狂言——希特勒及其「我的奮鬥」〉《希特勒——我的奮鬥》（文國書局，2004年），頁278

今天的德國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分割，納粹大屠殺的罪人是他人，而這些「他人」也是德國人。<sup>8</sup>電影中的薩瓦茨基、有猶太血統的孫女等人，按年齡推算，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德國人，而「有罪」的是上兩代的「他人」，所以對希特勒的言論沒有排斥，亦沒有警覺性，只當作表演和笑話。希特勒大放厥詞，電視台女高層貝里尼只要求他不要用猶太人開玩笑，他在電視節目中的言論涉及歧視土耳其人、移民，又鞭撻民主制度及政黨，儘管有反對聲音，亦無礙他成為受歡迎的「藝人」。直至希特勒槍殺小狗的片段曝光，才引起公憤，希特勒、貝里尼及薩瓦茨基因而丟掉電視台工作。這個劇情安排無疑是要狠狠刮觀眾一巴。戲中的種族及難民歧視等言論，未能喚醒大部分人心中的公義，卻因為目睹一隻小狗被槍殺，而決定為「弱小」發聲，伸張公義。

不過，這份公義很快被擱在一旁，其後當希特勒寫自傳、拍電影，很快又吸引大眾眼球，受到追捧。

電影拍攝時德國等歐洲多國已受到難民潮困擾一段時間，但各國均採取冷處理手法，加強邊防保安，阻止難民入境。直至去年九月二日，一幀三歲敘利亞男童伏屍土耳其海邊的照片引發歐洲人的良心及關注，歐洲各國出現了強烈抨擊政府政策的聲音，德國隨即打出歡迎難民的牌，並牽頭重新審視難民政策，歐洲議會更決定將十多萬名難民分配到歐盟成員國。隨着難民源源不絕湧入，加上治安問題，各國反對難民聲音增加，而德國、奧地利、法國、瑞典、挪威、丹麥等國已先後恢復臨時邊檢。<sup>9</sup>同情心和公義，來得快也去得快。雖然敘利亞男童伏屍事件發生在電影煞科後，但電影情節正正跟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如出一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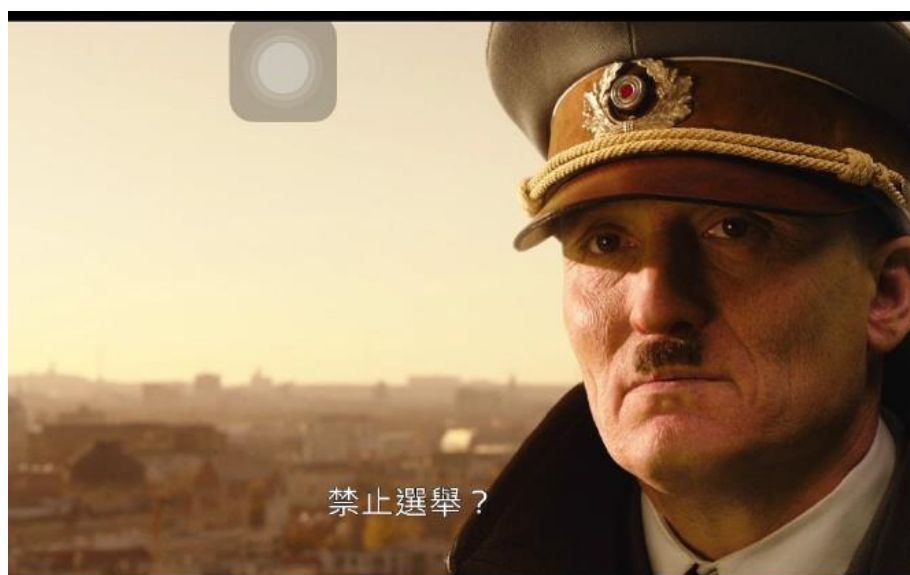
---

<sup>8</sup> 耶爾恩·呂森著，〈納粹大屠殺、回憶、認同〉，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回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86-187

<sup>9</sup> 〈歐洲收緊難民政策惹爭議〉《澳門日報》，2016年2月29日

## 民主選舉的迷思

電影中第二個發現眼前希特勒就是當年的德國元首本人，是一直跟他合作的薩瓦茨基，二人在對峙期間，希特勒提到自己在一九三三年是人民選他成為領袖，要怪就怪那些選了怪物的人，因為德國人用選票選了他，把國家的命運交到他手上。希特勒反問薩瓦茨基，是否要禁止選舉？為何德國人要選他，因為大家心底跟他是一樣的人，有一樣的價值觀。上述情節原著小說並沒有，是電影加插的橋段，亦是電影引發觀眾反思這個今天仍存在不少人心中的偽命題——希特勒通過民主選舉登上權力頂峰，走向極權之路。<sup>10</sup>



《希特勒回來了》電影截圖

一九三二年納粹在德國國會選舉大勝，當時得票率為三成七，大部分來自地主階級及宗教保守人士集中的鄉郊小鎮，但後來納粹的龐大動員是在奪權後，利用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發動。<sup>11</sup>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納粹全面掌權的前夕，時任總理的希特勒利用國會大樓縱火案栽贓共產黨，借題發揮要求總統興登堡簽署緊急法令，取消大部分威瑪共和憲法上賦予的人權，掃除日後高度集權的障礙。他

<sup>10</sup> Emil Ludwig 著，周京元譯，《鐵血與音符：德國人的民族性格》（遠足文化，2015年），頁149-150

<sup>11</sup> 孔誥烽，〈民粹、法西斯與納粹的系譜〉《明報》觀點 A30，2012年3月5日



將共產黨迫出國會及拒捕，共產黨人也大舉被捕，繼而解散國會改選，直至興登堡去世而奪取總統位置，自封為元首。<sup>12</sup>希特勒雖然以民選方式進入總理府，但其後卻是以一連串巧取豪奪的方式，癱瘓民主選舉制度，才成為德國政府最高層，高度集權的元首，故此希特勒為民選的現代暴君之說不盡不實。相反，健全而有效的民主選舉，以及已獲啟蒙的選民才是制止像希特勒這類政客肆意妄為的工具。

國際關係專家資中筠反思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時指出，「沒有經過啟蒙的民眾，不用理性思考、沒有法治觀念，容易被煽動，成為法西斯的基礎，有時候飽學之士也會犯糊塗。對全民來說，訴諸國家主義、打出愛國旗幟，沒有人敢反對；對下層來說，劫富濟貧，特別有號召力。」<sup>13</sup>這一點加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普通人在日常心理的驅使下犯下極端邪惡的罪行，當中與極權政府令每一個人化為行政機器中各司其職的工具，將人非人化，<sup>14</sup>解釋了當年大部分德國人未有反抗納粹暴行的原因。

### 法西斯與民粹主義

德國人是否跟希特勒有同一價值觀？經過了超過七十年，法西斯主義是否已經遠離了呢？《希特勒回來了》電影及小說明顯是否定的。里爾赫（Wilhelm Reich）在《法西斯群眾心理學》中指出，法西斯主義不是一個人、一個民族政治集團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而是普通民眾的原始的、生物的需求和衝動非理性的性格結構外現，因此人人心中都有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法蘭克福學派的弗洛姆（Erich Fromm）更進一步指，人有天生的依賴性，在大多數時間和場合寧願不要自由，寧可依賴。在動亂、爭鬥環境中，令人失去安全感，故人會依附於某一集團、機構或強而有

---

<sup>12</sup> 同註 4 及蔡子強，〈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警示錄〉，「評台」，2014 年 6 月 19 日

<sup>13</sup> 同註 4

<sup>14</sup> Hannah Arendt 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出版，2014 年），頁 316-319

力的人，導致思想上盲從和迷信，最終安全優於自由，寧放棄自由換取安全。<sup>15</sup>按此說，當年的德國人未必跟希特勒有同一價值觀，而是在依賴性及安全感驅使下，放棄自由而讓極權政府出現。而若每一個人天生內心都對權力依賴又有法西斯主義傾向，法西斯主義可能不曾離去，所以說不上是回來了。

傅柯宣稱：「政治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日本學者荻野昌弘亦有類似的說法，認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當代社會在某種意義下是由戰爭所孕育出來。汪宏倫更指，戰爭是形塑政治和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我們一直活在戰爭遺緒中。<sup>16</sup>事實上，無論是香港還是歐美等國，不時有政客被指為「法西斯」，有時「法西斯」跟「民粹」的指控又會交替使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便是明顯例子，因為他的排外、視回教徒為敵人的言論，被外界將他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引發了特朗普是法西斯還是民粹主義者的討論。<sup>17</sup>

在此，先釐清法西斯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分別。孔誥烽指出，民粹主義不等如法西斯主義，林林總總的法西斯政權，共通點是以鐵腕手段對付群眾運動、在道德議題上極度保守，並以復興民族光榮為招徠。法西斯政黨大部分是在群眾造反運動高漲，不成熟民主體制無法消解衝突的亂局下，依靠恐懼革命的上層精英支持而發動政變及奪權。<sup>18</sup>Ernesto Laclau在《論民粹邏輯》提出的民粹主義的政治邏輯有三個前提，分別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和掌權者分開並對立起來；把人民的多樣需求扣連成共同需求；鞏固民粹要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sup>19</sup>按此分析，特朗普以或許有希特勒的風格，但其路線更近似右翼民粹主義，將伊斯蘭、移民打造為美國的「敵人」，卻未有復興國家

---

<sup>15</sup> 趙敦華，〈法西斯主義引起的哲學反思〉《二十一世紀》創刊號，頁 121-124，1990

<sup>16</sup> 汪宏倫，〈導論〉，汪宏倫編，《戰爭社會 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聯經出版，2014），頁 7-12

<sup>17</sup> Isaac Chotiner, 'Is Donald Trump a Fascist?', Slate.com, 2016 年 2 月

<sup>18</sup> 同註 11

<sup>19</sup>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六期，2007 年 7 月

民族之意。

不過，在難民及移民潮問題下，德、法及奧地利等歐洲多國的民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再度崛起，右翼政黨抬頭，擴大在議會的影響力。<sup>20</sup>往後會否發展成法西斯主義，亦令國際關注。與此同時，中東局勢亦受到二戰的影響。在二戰後，德國人在納粹大屠殺的「原罪」下，以至整個西方因未有及時制止的「罪行」下，將猶太列為「禁區」，多國更有法律禁止反猶言論。正如《希特勒回來了》中的希特勒，不能提及有關猶太的笑話，但對於伊斯蘭或其他國族、宗教，卻繼續公然嘲諷。現實情況亦然，巴黎雜誌《查理周刊》多次刊登以伊斯蘭及穆罕默德、教宗等諷刺漫畫，引起議論，去年初辦公室遭受伊斯蘭恐怖分子襲擊，造成十二人死亡。<sup>21</sup>德國對以色列的態度，亦是戰爭延續的政治。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猶太教逾越節前夕，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發表新詩《該說的話》（Was Gesagt Werden Muss），指出因為納粹對猶太的暴行而令德國承擔歷史陰霾，動輒被指控為「反猶太」，因而對以色列沉默，但以色列對伊朗虎視眈眈，呼籲德國不要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以色列及伊朗應接受國際核管制組織監管。詩作觸及德國的道德原罪禁區，格拉斯被批評顛倒因果，將以色列妖魔化，忽略伊朗對以色列的威脅，迫使以色列自衛。<sup>22</sup>

若借用研究反猶太主義及極右主義的朱莉安·韋策爾（Juliane Wetzel）在二零一三年就新反猶太主義表現形式的定義，可以進行較客觀的評論：「如果你對以色列的政策或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的所作所為提出批評，這是完全正當的，也沒

---

<sup>20</sup> 〈歐洲——右翼民粹勢力抬頭〉《中時電子報》，2016年5月1日

<sup>21</sup> 〈《查理周刊》插圖師：不再畫穆罕默德，不代表恐怖主義取勝〉，「立場新聞」，2015年5月21日

<sup>22</sup> 陳美慧，〈德國諾獎作家批以色列掀風暴〉《亞洲週刊》頁16-7，2012年4月29日

有觸犯禁忌，但假如你超出這個界限，就屬於和以色列相關的反猶太主義了，譬如說把以色列的政策與大屠殺相提並論，就像類似『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就像當年德國人對猶太人一樣』的言論。」<sup>23</sup>因此，以色列不應被視為德國的「禁區」，議事論事並不違反道德。

回看一九三零年代，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表明了反猶太、擴張領土、征服世界的目標及意圖，但由自傳出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十年間，卻沒有引起世界列強注意，甚至納粹大屠殺展開了相當長時間，有經濟能力的猶太人逃亡至其他國家，英、美同樣未有介入。原因之一是當時國際間充滿綏靖主義，列強各自有自己的算盤，政客高唱不惜任何代價只求和平。<sup>24</sup>格拉斯以八十四歲高齡打破緘默及大屠殺「原罪」的包袱，正是提醒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勿再借歷史之名、盤算利益為實（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經濟因素），無視甚至催生另一個極權政府對其他國家施以暴行。

## 結語

法西斯主義潛藏在每一個人心中，現代社會的氛圍、媒體及網絡的法達，人人都可以成為助長法西斯主義滋長的推手，故在日常生活中唯有對法西斯主義等極權及極端主義保持高度警覺，才能減少像希特勒這類人「回來」的機會。借用傅柯提出的反法西斯主義生活原則，政治行動擺脫單一或整體的偏執妄想；不要求政治為個人取回「權利」；個人是權力的產物，應實行「去個人化」；不要迷戀權力等，<sup>25</sup>有助提醒個人陷入的法西斯傾向破繭而出。二零一四年一群法國知識分子回應傅柯去法西斯的生活原則，筆者認為其中三項，有助大眾提高警覺，遏止法西斯滋長，分別是：（一）不可以羞辱與支配來了解世界，把世界分為敵我並

---

<sup>23</sup> Birgit Goertz 著，施彥譯，〈大屠殺研究為何仍未終結〉「德國之聲」，2013年1月27日

<sup>24</sup> 陳式，頁281

<sup>25</sup> Michel Foucault, 'Preface',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iking USA, 1984) P.XIXIV

加以撻伐就是法西斯的心態；（二）避免訴諸籠統的認同範疇去指控他人（例如文明或國族），因為建立代罪羔羊是法西斯的另一種表現；（三）現在的準法西斯力量把火力集中在對付民主抗爭上，譬如讓民眾認為真正的問題不是種族歧視而是過火的反種族歧視。<sup>26</sup>在政治及選舉方面，每一個人都應該運用自己的選票，按上述的原則來支持政黨及投票，遏止法西斯主義者上台。

---

<sup>26</sup> 蘇哲安譯，'Unie vie non fasciste', Mediapart，2014年1月16日

附錄：〈該說的話〉中譯版

我為何沉默，諱言這麼久，

顯然是在實施沙盤演習

結束時，身為倖存者

我們不過是註腳。

說是保持發動攻擊的權利，

那是被吹噓者宰制了

且為導向組織發動的歡呼

會滅絕伊朗人民，

因為在其勢力範圍內

推測建造了一顆原子彈。

那麼我為什麼禁止自己

提到那另一個國家的名字，

因為多年來即使保密中

一直提高可動用核能潛力，

毫無管制，因為任何檢查

都無法實施？

普遍對這現實狀況諱言，

我的沉默也只有臣服，

我感到像是沉重的謊言

預料會有懲罰的壓力

一開始就被忽視；

「反猶太」的指控是常事。

如今、由於我的國家

時時被無與倫比的

固有罪行所牽制，  
不得不有所辯解，  
重複強調純粹做生意，  
即使伶牙俐嘴說是賠償，  
應把另一艘潛艇交貨給  
以色列，包括特製品  
全部報廢的彈頭  
到那邊可操作，據說  
有一顆原子彈存在的地方，  
卻擔心真有證據力，  
我說的是，該說的話。  
我為什麼沉默到現在？  
因為想到我的國籍  
受到未消除汙點的牽累，  
必須避嫌等到這項事實正如  
以色列國家宣布的真相，  
我就能連接上，期望保持不變。  
我為什麼到現在才說，  
年紀老了且用盡最後墨水：  
以色列核能軍力威脅到  
歷來脆弱的世界和平？  
因為非說不可  
等到明天會太遲；  
又因為我們德國人受罪夠啦  
竟成為輸出預見得到的罪愆，

所以我們共犯之名  
勢必無法以通常的藉口  
就可以塗銷。  
茲宣布：我不再沉默  
因為西方的虛偽  
我討厭；因此希望  
有很多人會打破沉默，  
敦促當權者放棄  
明顯危機的肇因  
並且對此堅持  
不受阻礙地永遠管制  
以色列原子潛力  
和伊朗核能基地  
在國際監督下  
由雙方政府好自為之。  
只有這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還有，在被瘋狂主宰的  
這一區域，緊張敵對  
生活中的所有人民  
以及我們才有救。

（來源：李魁賢譯，Günter Grass，〈該說的話〉《自由時報》副刊，11月4日）



參考資料：

1. 汪宏倫編，《戰爭社會 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聯經出版，2014）
2. 陳式編譯，《希特勒——我的奮鬥》（文國書局，2004年）
3. 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野人，2014）
4. 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出版，2014年）
5. Emil Ludwig著，周京元譯，《鐵血與音符：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6. 資中筠，〈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共識網」，2016年1月4日
7.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六期，2007年7月
8. 孔誥烽，〈民粹、法西斯與納粹的系譜〉《明報》觀點A30，2012年3月5日
9. 李魁賢譯，Günter Grass，〈該說的話〉《自由時報》副刊，11月4日
10. 陳美慧，〈德國諾獎作家批以色列掀風暴〉《亞洲週刊》頁16-17，2012年4月29日
11. 趙敦華，〈法西斯主義引起的哲學反思〉《二十一世紀》創刊號，頁121-124，1990
12. 徐叡美，〈電影與歷史：評介史家費侯、戴維斯與羅森史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14年9月），頁199-216
13. 耶爾恩·呂森著，〈納粹大屠殺、回憶、認同〉，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回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14. Birgit Goertz著，施彥譯，〈大屠殺研究為何仍未終結〉「德國之聲」，2013年1月27日
15. 〈歐洲收緊難民政策惹爭議〉《澳門日報》，2016年2月29日
16. 蔡子強，〈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警示錄〉，「評台」，2014年6月19日
17. 〈歐洲——右翼民粹勢力抬頭〉《中時電子報》，2016年5月1日
18. 蘇哲安譯，'Unie vie non fasciste', Mediapart, 2014年1月16日, <https://goo.gl/ltgZYT>

19. Isaac Chotiner, 'Is Donald Trump a Fascist?', Slate.com, 2016年2月
20. Rachel Donadio, 'Look Who' s Back' : Germans Reflect on the Success of a Satire
21. About Hitler, The New York Times, 2015年5月4日
22. Michel Foucault, 'Preface' ,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